

編號：35

賣炭翁

白居易

賣炭翁，伐薪燒炭南山¹中。
滿面塵灰煙火色，兩鬢蒼蒼十指黑。
賣炭得錢何所營²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。
可憐身上衣正單，心憂炭賤願天寒！
夜來城外一尺雪，曉駕炭車輾冰轍。
牛困人飢日已高，市南門外泥中歇。
翩翩兩騎來是誰？黃衣使者³白衫兒⁴。
手把文書口稱敕⁵，迴車叱牛牽向北⁶。
一車炭重千餘斤，宮使驅將⁷惜不得！
半疋紅紗⁸一丈綾，繫向牛頭充炭直⁹！

一、作者簡介

白居易（公元 772 – 846），字樂天，晚號香山居士、醉吟先生。祖籍太原（今屬山西），其後遷居到下邳（今陝西渭南）。白氏出生於鄭州新鄭縣（今屬河南），自少聰慧，德宗貞元十六年（公元 800）登進士，其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憲宗元和二年（公元 807）任翰林學士，先後又任左拾遺及京兆府戶曹參軍等職，在朝期間以正直敢言，並寫作新樂府詩諷刺時政，招朝中權貴痛恨。元和十年（公元 815）因上表請求緝捕刺殺宰相武元衡兇手，執政惡其越職言事，貶之為江州司馬。其後歷任杭州及蘇州等地刺史，後官至刑部尚書，武宗會昌六年（公元 846）卒。因曾任太子少傅，故世稱之為「白傅」。又因死後謚「文」，故世又稱之為「白文公」。

白居易詩歌風格以流暢淺切為主，以老嫗能解見稱。所作新樂府尤其刻意追求以通俗淺易語言，寫出鍼砭時弊的作品。白氏詩在平易流暢與淺近之中，往往見出寄託與深意。此外白氏詩在通俗淺近之外，又有敘事生動，描寫細膩和語言優美的長處，故此在當日已膾炙人口，對後世詩歌也有頗為深遠的影響。白氏早年與元稹酬唱，詩壇上稱之為「元白」；晚年與劉禹錫唱和，世稱之為「劉白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唐憲宗元和二年（公元 807）至六年（公元 811）之間，白居易先後任職翰林學士及左拾遺，期間與元稹及李紳等人，創作了大量繼承以往樂府詩精神，以美刺及諷諭時事為主，但卻不沿用舊題的新樂府詩。《賣炭翁》便是白居易在元和年間任官左拾遺時，所創作五十篇新樂府詩的其中一篇。

三、注釋

1. 南山：指長安（今陝西省西北市）南面的終南山。唐代時一般人都稱終南山為「南山」。
2. 何所營：「營」解作謀求，「何所營」便是問求取甚麼。
3. 黃衣使者：指宮中派出負責市買的太監，也就是下文所稱的「宮使」。
4. 白衫兒：宮市太監的隨從。
5. 口稱敕：「敕」是皇帝下的命令，「口稱敕」便是單憑口講，並未出示真正的敕書。敕：ㄉㄠˋ[斥]，[cik1]；ㄉㄠˋ[chi]。
6. 牽向北：唐代時長安城的建設規劃，是市在南而宮在北，負責宮市宦者從城南的市場返回宮中，故此要牽着炭車向北走。
7. 驅將：「驅」是驅駕，「將」，是帶走。「驅將」指宮使將炭車牽走。將：ㄉㄠˋ[張]，[zoeng1]；ㄉㄠˋ[jiāng]。
8. 紗：一本作「綃」，綃是薄的生絲織品，紗則是輕細的絹。唐代時絹帛可作為商品交易中的貨幣使用。
9. 充炭直：「直」同「值」，「充炭直」就是充當付與買炭的價錢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這篇是白居易所創制一系列新樂府詩的其中一篇，在新樂府詩各篇之前，白居易寫有一篇說明寫作新樂府大旨和各篇作意的序。在《新樂府序》內白居易明確地指出：「《賣炭翁》，苦宮市也。」所謂「宮市」，《舊唐書·張建封傳》內，詳細記載德宗時宮市事：「時宦者主宮中市買，謂之『宮市』，抑買人物，稍不如本估。末年不復行文書，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，閱人所賣物，但稱宮市，則斂手付與，真偽不復可辨，無敢問所從來，及論價之高下者。率用直百錢物，買人直數千物，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。人將物詣市，至有空手而歸者。名為宮市，其實奪之。」可見所謂「宮市」，其實是中唐時德宗朝貞元年間前後，內廷宦者借為宮中採購用品，乘機掠奪民脂民膏的一項弊政。白居易正是針對這一病民的虐政，寫成《賣炭翁》這篇新樂府詩，以求諷刺時弊。

這是一篇以敘事為主要的作品，篇中藉着記述一位以賣炭為生的老翁，如何遭到宮使剝削的具體經過，從而揭露宮市制度對老百姓所做成的禍害。全篇

共二十句，從內容上可以區分成一共五個部分。開篇首四句，主要交代賣炭翁的身世，和刻劃他的外貌，「伐薪燒炭南山中」的說明，令讀者知道主人公在長安城郊南山中以伐薪燒炭為業。「滿面塵灰煙火色，兩鬢蒼蒼十指黑」的描述，是對賣炭翁外貌的刻劃，不但極度鮮明地勾勒出主角的形像，同時又令讀者從滿是塵灰和色如煙火的臉上，與蒼蒼兩鬢和俱黑的十指的描寫中，清楚知道賣炭翁生活的辛勞和艱困。第五句到第八句是寫賣炭翁在困境中的寄望，「賣炭得錢何所營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」兩句，說明賣炭翁所以辛苦伐木燒炭，便因身上衣裳，口中所食，皆完全仰賴賣炭所得。「可憐身上衣正單，心憂炭賤願天寒」兩句，作者故意將主角的現實困境與願望作一對比，從賣炭翁寧可忍受天寒亦希望炭賣好價，由此映襯出主角對賣炭得錢營生的熱切期望。

本篇中段第九到十二句，是敘述賣炭翁從山上到市集賣炭的經過。「夜來城上一尺雪，曉駕炭車輾冰轍」兩句，寫主角願望成真，城中天寒降下大雪，賣炭翁冒着冰雪駕炭車到城中賣炭。「牛困人飢日已高，市南門外泥中歇」兩句，寫主角經歷迢迢遠路抵達市集時，已是人飢牛困辛苦不堪，只能在南門外泥地上休歇。這四句刻劃主角賣炭過程的辛勞，不但令讀者明白賣炭翁營生的艱難，也為下文炭車最終被宮使巧取豪奪一事增添了悲劇色彩。

全篇後面部分第十三到十六句，敘述的是宮使將賣炭翁整車炭強行奪去的經過。「翩翩兩騎來是誰？黃衣使者白衫兒」兩句，寫宮使和手下的到來，「手把文書口稱敕，迴車叱牛牽向北」兩句，寫宮使藉着宮市之名，強行將牛趕開，將整車炭牽回宮中去。最後的四句是全篇的收束部分，「一車炭重千餘斤，宮使驅將惜不得」，故意謂雖然一車炭有千餘斤重，但宮使要取去的話也無從可惜，作者愈寫賣炭翁的自我開解，愈反襯出主角對辛苦所得的千餘斤炭，竟遭宮使奪去一事感到惋惜。「半疋紅紗一丈綾，繫向牛頭充炭直」兩句，從宮使在牛頭上繫上半疋紅紗和一丈綾作為買炭之資的描述中，既表明這一買賣並非賣炭翁本人所願，也從宮使以半疋紅紗和一丈綾換取百姓千餘斤炭的做法中，客觀地證明其實所謂宮市，根本就是宦官和一班黨羽對老百姓的掠奪，也藉此充份表現作者所要帶出「苦宮市也」的一篇主旨。

這篇樂府詩其中一個較明顯的藝術特色，便是用語相當通俗淺易，足以見出白居易詩以語言通俗淺近為主的風格。像篇中「賣炭得錢何所營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」，和「牛困人飢日已高，市南門外泥中歇」等，都是明白如口語的詩句。以往論元稹和白居易詩歌風格，就有「元輕白俗」之說。元白詩，尤其二人所寫新樂府詩，之所以會刻意追求語言盡量淺俗的原因，白居易本人對此便有所說明。在《新樂府序》內白氏指出新樂府的特點是：「其辭質而徑，欲見之者易論也。其言直而切，欲聞之者深誠也。」可見白氏詩語言淺直，在遣詞用語上不加雕琢，其實是刻意如此，希望通過質直淺俗的文字，令詩歌意旨能更清楚明白地傳播開去，使見之者易曉，聞之者深以為誠。正如白居易在《新樂府序》內所點出，各篇寫作的本意在「繫於意，不繫於文」，就因為基於這

種重視詩歌社會功能多於文學意義的創作觀點，所以白居易才會特意採用淺俗的語言寫成新樂府詩各篇。

本篇另一藝術特色是篇中純用白描和直敘手法，透過敘述賣炭翁遭宮使掠奪賴以生存的僅有資產，具體將當日宮市制度對老百姓所做成的巨大禍害，極為深刻地呈現在詩歌中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篇僅直敘其事，即使到終篇處亦不過敘述宮使將綾紗繫向牛頭一事，而並無任何議論在篇中發揮，與其餘樂府詩故意要「卒章顯其志」的做法頗為不同。然而亦正因本篇僅直書宮使奪取民脂民膏，即能令讀者對宮市制度為禍民生一事有深刻體會，更突顯出本篇在表現手法上的含蓄蘊藉。故此《唐宋詩醇》內評論本篇時，便指出一篇最大特點在於能「直書其事而其意自見，更不用着一斷語。」事實上篇中這種刻意透過客觀敘事而能見出作者深意的筆法，正是史家一向推崇不待論斷，而於敘事中見微旨的春秋筆法，其先杜甫用之於詩歌之中，而人有「詩史」之稱，白居易在本篇中的表現手法，可謂深得杜甫詩史筆法的精髓。

除此之外，篇中另一可以注意的藝術特點是，全篇在用韻方面刻意做成平仄相間的韻腳安排。開篇的第一、第二兩句，和其後第七、八兩句，及第十三、十四兩句，所用的都是平聲韻的韻腳。至於其餘各句韻腳，則全部都是用仄聲韻內的入聲韻。這種在詩歌用韻上的處理方式，產生出的效果是令全篇讀起來時，在音韻節奏上顯得富於變化，使到通篇幾乎全以七言句式為主的詩歌，不致因句式過於整齊，而在吟誦時節奏聲韻上出現流於過度平直少變的問題。本篇這種聲韻上的巧妙安排，對於原先希望能以廣諷諭的新樂府詩來說，便是有助傳播的一項重要因素。